北大藏西漢竹書《蒼頡篇》七七號殘簡試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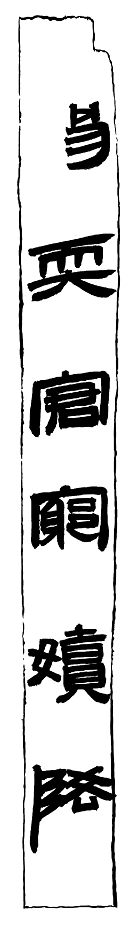
（首发）

王先虎

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

**[摘要]**筆者在北大簡《蒼頡篇》整理者隸定的基礎上對該簡“百廿八”上五字進行試補，通過殘字部分及《蒼頡篇》句式慣例，匯總文獻對比，認為七七號殘簡簡文文應為“……耎，窘窮嬻。”同時，通過搜集戰國至秦漢時期的出土簡帛資料，認為“窘”、“窮”二字為同源詞，且“窮”、“”有別，“”或為“窘”之古文，並得出“、郄、郤、卻、隙”數字可通，“卻”不讀為“獄”的結論。

**[關鍵詞]**《蒼頡篇》 殘字補缺 “窮” “” “郤” “卻”

（原簡） （筆者摹写）

**一、七七號殘簡試補**

北大《蒼頡篇》有完整字一千三百一十七字，殘字二十，合計一千三百三十七字。[[1]](#endnote-1)自其公佈以來，學界對其討論頗多，各方面都取得了不錯的成績，其中在殘字考證方面也有不少成果，如：

張存良先生將簡20“摻㧊羭□”之末字補為“羖”[[2]](#endnote-2)秦樺林將簡15“糵鞠□”之末字補為“糟”[[3]](#endnote-3)，將簡55“□概參斗”之前字補為“桶”[[4]](#endnote-4)。許文獻將簡17“鷮□冉愁”中之殘字補為“汥”[[5]](#endnote-5)等。

但是，北大簡《蒼頡篇》七七號簡殘缺嚴重，學界對這枚簡探討不多，該篇整理者僅對其中部分殘字做了隸定。下面筆者將在整理者隸定的基礎上對該簡“百廿八”上五字進行試補，草鄙初創，還乞方家指教。

現先將整理者釋文錄出如下：

……□，□□。百廿八。

1. **耎字小考**

筆者認為或即“耎”字，“耎”字又見於北大簡《老子》下篇，寫作（《老子》下經219）。

北大簡《老子》下篇：“耎弱勝強”，整理者註云：“耎同軟，帛乙及多數傳世本作‘柔’，二字為同義換用。”[[6]](#endnote-6)《說文》：“耎，稍前大也。从大，而聲，讀若畏偄。”“偄，弱也。”段玉裁注曰：“耎从人，亦或从心。…...古假借耎為偄。《考工記》：‘馬不契耎。’鄭云：‘耎，讀為畏偄之偄。’”

“耎”有退卻、怯懦、柔軟義，傳世文獻習見。《史記》卷二七《天官書》：“其已出三日而復，有微入，入三日乃復盛出，是謂耎。”裴駰《集解》引晋灼曰：“耎，退之不進。”《漢書·司馬遷傳》第三十二：“僕雖怯耎欲苟活，亦頗識去就之分矣。”顏師古註曰：“耎，柔弱也。”“數以柔耎之玉體，犯勤勞之煩毒。”顏師古註曰：“耎，柔也。”《漢書》卷七十七《蓋諸葛劉鄭孫毌將何傳》第四十七：“人有懼心，精銳銷耎，莫敢盡節正言。”蘇林曰：“耎，弱也。”

“耎”也常現于秦漢簡帛書中，如：

|  |  |  |  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
| 耎 | （睡虎地秦簡《封診式》57） | （龍崗秦簡27） | （嶽麓秦簡1067） | 耎（马王堆《十问》）  （馬王堆漢簡《十問》86） | （張家山漢簡《二年律令》143） | 銀雀山漢簡《五名五共》1164 |

睡虎地秦簡中“耎”通“濡”，睡虎地秦簡《封診式》57：“某頭左角刃痏一所，北（背）二所……相耎……”整理者云：“讀為濡，《廣雅·釋詁二》：‘潰也。’”[[7]](#endnote-7)龍崗秦簡中耎通“壖”，龍崗秦簡27：“諸禁苑為偄。”整理者云：“耎，胡平生釋出，云通‘堧’，亦作‘’、‘壖’。本指城邊或河邊的空地，後特指……”[[8]](#endnote-8)嶽麓秦簡《綰等畏耎還走案》中耎通“愞”，簡1067正：“……不敢獨前，畏耎……”整理者云：“畏耎，膽怯懦弱……‘耎’字傳世文獻或作‘懦’、‘愞’。”[[9]](#endnote-9)張家山漢簡《二年律令》中也有“畏耎”一詞，釋義與嶽麓簡中之“畏耎”同。馬王堆漢簡中耎通“蠕”，《十問》簡86：“魚蟞（鼈）、耎（蠕）勭（動）之徒……”[[10]](#endnote-10)銀雀山漢簡《孫臏兵法》中耎字通“輭”，為“軟弱”義，簡282：“兵有五名……夫威強之兵，則詘（屈）耎而待之。”[[11]](#endnote-11)

以上為“耎”字在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中的基本字義和通假關係，由於《蒼頡篇》七七號簡殘損嚴重，“耎”上諸字暫不可知，故雖補缺後可基本確定是“耎”字，但其在《蒼頡篇》中具體為何意或應讀為何字尚不能確定。

**（二）“窘窮”二字試補及由試補引發的問題討論**

《蒼頡篇》四字一句，每句句式或為“羅列式”，或為“陳述式”[[12]](#endnote-12)，依此文例及殘字部分分析，疑“百廿八”上四字應為“窘窮嬻”。

馬王堆《經法》和《十六經》兩篇帛書的“抄寫年代可能在文帝時期，即公元前一七九至一六九年間。”[[13]](#endnote-13)《繫辭》與《二三子問》兩篇帛書“蓋寫於漢文帝初年，約當公元前180——前170年。”[[14]](#endnote-14)而“北大藏漢簡《蒼頡篇》抄寫年代……估計約在比雙谷堆簡晚五六十年的公元前一百年左右，即漢武帝后期。”[[15]](#endnote-15)如此，則幾篇出土文獻的抄寫年代大致相去不遠，且諸篇書寫風格及用字特征也相對接近，故具有較強的可對比性。

“窘”字見於長沙馬王堆帛書，作（《經法》40上）、（《十六經》23下）。“窮”字也見於馬王堆帛書，作（《二三子問》1下）、（《繫辭》上右23上）、（戰國縱橫家書215），二字具从宀，不从穴。

另外，在其他的戰國簡與秦漢簡中“窮”字也較為常見，現列表如下：

|  |  |  |  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
| 戰國簡 | 从穴 | （新蔡楚簡·甲三404） | （郭店楚簡《成之聞之》14） | （郭店楚簡《成之聞之》11，從穴，従臣，從身） | 穷（九店楚简）  （九店楚簡·五六·49） | I:\A摄命研究\摄命 字形\A摄命字形截图\1-19.PNG  （清華簡《攝命》1） |
| 从宀 | （包山楚簡213） | （郭店楚簡《窮達以時》10） | （讀為慮或恭）（上博簡《性情輪》39·27） |  |  |
| 秦簡 | 从宀 | （周家臺秦簡262B） | （睡虎地秦簡《為吏之道》2） | （里耶秦簡8—970） |  |  |
| 漢簡 | 从穴 | （北大簡《節》30） |  |  |  |  |
| 从宀 | （馬王堆《二三子問》1下） | （馬王堆《繫辭》上右23上） | （馬王堆《戰國縱橫家書》215） | （張家山《二年律令》494） |  |

從表中我們可以看出，“窮”字寫法在戰國楚簡中較為隨意，並沒有固定从穴或从宀。在秦簡中則非常統一，从宀而不从穴，至漢簡中又分化為从穴和从宀兩種寫法。

上述各地所出簡帛中“窮”字除戰國簡有省形符“邑”或將从邑替換从臣的特殊寫法外，其他各地的秦漢間中“窮”字均有形符“邑”。[[16]](#endnote-16)北大简《蒼頡篇》中“窮”字雖左半部分殘損嚴重，但其从宀从邑的基本結構仍然清晰，另外《蒼頡篇》中也有許多从邑之字，現挑選幾字羅列於此，以供與上述所列“窮”字合併參校：

（郖，《蒼頡篇》13）（鄙，同前）

（祁，同前）（，《蒼頡篇》47）

“宭”字戰國簡中未見，[[17]](#endnote-17)周臺秦簡、馬王堆帛書、張家山漢簡中有“”字：

（周家臺秦簡《日書》223）（馬王堆《老子》甲本017）（張家山《奏讞書》77）

相關簡文分別作：周家臺秦簡《日書》223：“急相事也。”馬王堆《老子》甲本017：“亓（其）用不。”張家山《奏讞書》77：“獄告出入廿日勿訊。”

兩篇簡文的整理者均以“”為“窮”之異體字，周家臺秦簡整理者云：“，‘窮’之異體。”[[18]](#endnote-18)馬王堆《老子》甲本整理者云：“......原整理者括注‘窘’字。高明（1996）改为‘窮’，並謂‘乃窮之別體。’今從之。西漢早期的張家山247號墓所出的《二年律令》（筆者按，當為《奏讞書》）簡（76、77號）的‘窮’字也寫作‘’。郭永秉對此字有較詳論證……”[[19]](#endnote-19)郭永秉先生的觀點是“馬王堆帛書《老子》甲本17行有此字作，整理著將該字所在的文句釋讀為：‘其用不（窘）。’[[20]](#endnote-20)……整理者的意見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，不過既然郭店楚簡《老子》乙組14號簡和今本《老子》四十五章跟帛書對應的話皆作‘其用不窮’，再結合《奏讞書》的文例看，‘’字有可能就是‘窮’的訛別之體。”“‘窮’的‘躳’旁所从的‘呂’，本易與‘邑’混同；其所从的‘身’旁變為‘君’，疑是為了適應讀音變化而改換的聲旁。”[[21]](#endnote-21)高明先生也認為“《甲》（筆者按，指馬王堆《老子》甲本）本假借字與別體字較多，如……‘’乃‘窮’之別體。”[[22]](#endnote-22)

從上文筆者整理的“窮”字寫法的表格上我們可以看出，秦漢時期“窮”字皆从邑，而“”也从邑，二者形體相似。“”應為形聲字，从宀，从郡。說文：“郡，从邑，君聲。”“”从“君”得聲。又《說文》：“，从邑，竆省聲。”“竆（窮，筆者按），从穴，躳聲。”（《說文》：“，夏后時諸侯夷國也。”段玉裁註云：“、竆古今字。”）在上古音系中聲符“君”為見母文韻，聲符“躳”為見母冬韻，讀音幾乎相同，且兩字字義上存在非常密切的聯繫，故兩字應為同源詞。

但是，僅就上述條件仍不足以將“窮”、“”作為一字看待。因為馬王堆帛書《老子》甲本中“窮”、“”二字同現，如“多聞數窮”一句，“窮”字寫作（《老子》甲本102），而且從字跡方面而言，《老子》甲本當為一人所寫，可以排除個人用字習慣的原因。因此，筆者認為“‘’字有可能就是‘窮’的訛別之體”的說法尚有待討論。

除馬王堆帛書中有“宭”字外，銀雀山漢簡中也有“宭”字出現，寫作（銀雀山漢簡294）。馬王堆帛書《經法》《十六經》及銀雀山漢簡整理者都認為“宭”即“窘”字。“宭（窘）”為形聲字，从宀，君聲，與“”字同音，且就目前所能掌握的資料來看，“”與“宭”字義相同。因此，筆者懷疑“”或為“宭（窘）”字之古文。

“窘窮”在傳世文獻中作“窮窘”，如 “故士窮窘而得委命”[[23]](#endnote-23)，“惟大王救其窮窘”，[[24]](#endnote-24)“吏逐捕窮窘”[[25]](#endnote-25)，“商旅窮窘，號泣市道”[[26]](#endnote-26)。

《說文》：“窘，迫也。”“窮，極也。”又窘、窮一聲之轉， 也可互訓，如《後漢書》卷八十七《西羌傳》第七十七：“林辭窘，乃偽對曰……”李賢註：“窘，窮也。”《古微堂四書》卷五《曾子發問篇（上）》第六：“窮，窘困也。”再有，《詩經·小雅·正月》：“又窘陰雨。”《毛傳》曰：“窘，困也。”《論語·堯曰》：“四海困窮。”何晏《集解》引苞氏曰：“困，極也。”《韓非子·存韓》：“以極走則發矣。”王先慎《集解》引俞樾説訓極為困。《漢書·匈奴傳（上）》“罷極苦之。”顏師古註曰：“極，困也。”窘，困也。困，極也。故窘亦可訓極。

**（三）字小考及“訟”釋讀的討論**

北大简《蒼頡篇》中阜部多作，如“陀”作（《苍颉篇》61），“阬”作（同前），“阿”作（同前）等。此簡僅存右半，字雖殘損嚴重，但其左阜部在殘簡中尚留有一絲痕跡。又三見北大簡《周馴篇》字作（《周馴》202），故今依《周馴》補出。

《周馴》202—203：“女（汝）已為城，而無有壞（懷）德，則城必有（隙）。唯毋有（隙），其壞也必矣。《書》曰‘木折必莭（節），蘠（墻）壞必（隙）。’國之安慰，必在君世……”

北大簡《周馴》整理者云：“‘’同‘郤’、‘隙’。”“類似說法如《鬼谷子·謀篇》：‘故墻壞於其隙，木斷于其節。’《韓非子·亡徵》：‘木之折也必通蠹，墻之壞也必通隙。’《商君書·修權》：‘諺曰：蠹眾而木折，隙大而墻壞。’《淮南子·說林》：‘蠹眾則木折，隙大則墻裂。’”

《說文》無“”而有“郤”、“隙”，《說文》：“郤，晉大夫叔虎邑也。”“隙，壁際孔也。”段玉裁“隙”下註云：“假借以‘郤’為之。”何琳儀先生云：“，金文作（九年衛鼎）。从口，从爻，會口的上部文理交錯之意，爻亦聲。，溪鈕；爻，匣鈕。匣、見可牙、喉通轉。戰國文字承襲金文。小篆所从之爻旁則演化為形。”[[27]](#endnote-27)

《逸周書·大戒》：“庸止生郄。”朱右曾《集訓校釋》：“郄，間隙。”《素問·刺腰痛篇》：“刺郄中出血。”張志聰《集註》：“郄，隙也。”《呂氏春秋·當染》：“晉文公染於咎犯郄偃。”畢沅《新校正》：“郄乃郤之俗字。”《左傳·成公十四年》：“三郤：郤犨，郤錡，郤至。”李富文《異文釋》：“《呂覽》《驕恣》並作‘郄’。”《晉書音義·帝紀第六》：“郤，本或作郄，俗。”

由此，則、郄、郤一字，亦同於“隙”。

“郤”亦可訓“極”。《戰國策·趙策四》：“而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郤也。”《說文》：“郤，晉大夫叔虎邑也。”“，勞也。”此處“郤”有“勞病”義，故“郤”當為“”之借字。“”字段玉裁註曰：“此與人部音義皆同，本一字。”《說文》：“，徼受屈也。”段玉裁註曰：“《子虛賦》曰：‘徼受詘。’郭璞曰：‘，疲極也。’……按長卿用假借字作，許用正字作。……《史記·匈奴傳》《漢書·趙充國傳》皆云‘徼極’與‘徼’音異義同也。”由此，郤可通、，故可訓為“極”。

依上文窘、窮二字字義並結合《蒼頡篇》句式慣例來看，七七號簡之“郤”字以訓“極”為妥。

除、郄、郤、隙四字同用外，古文獻中郤、卻二字字形相似，且均从聲，亦多相混用，如《史記•項羽本紀》：“夫將軍居外久，多內卻，有功亦誅，無功亦誅。”

北大簡《蒼頡篇》70號簡“罪蠱訟”，“”即“卻”。整理者認為“‘訟’訓作‘爭’，‘卻’訓作‘退卻’”[[28]](#endnote-28)；有學者認為“訟卻”應讀為“訟獄”[[29]](#endnote-29)，筆者疑有誤。

“卻”字秦漢漢簡中多與“退卻”相關，如：嶽麓秦簡1006：“以後卻當更論之。”里耶秦簡8—157b：“遷陵丞昌卻之啟陵。”馬王堆帛書《稱》15下：“內亂不至，外客乃卻。”馬王堆漢簡《十問》11：“可以卻老復壯。”隨州孔家坡漢簡《日書》99：“正東卻逐。”張家山漢簡《蓋廬》15：“凡戰之道，何如順……何如而卻。”張家山漢簡《引書》82：“卻步三百而休”

或通“郤”、“隙”，如：睡虎地秦簡《日書》乙種197：“正西郄逐。”[[30]](#endnote-30)馬王堆帛書《春秋事話》82：“故□□於百姓，上下無卻，然后（後）可以濟。”

從整理結果來看，暫時缺乏將“訟卻”讀為“訟獄”的證據，或仍應以《蒼頡篇》整理者所釋為準。

**（四）“”字試補**

“窮”下一字，北大簡整理者將殘字部分隸定作“賣”，細審之無誤。此字應从賣聲，但當下尚缺乏強證以確定其具體為何字，筆者根據“”字字義與常見的通假關係，結合《蒼頡篇》句式慣例暫擬其讀為“嬻”。“嬻”為成語“窮兵黷武”之本字，“窮兵黷武”又作“窮兵極武”　如《前漢記·孝元皇帝（下）》：“奢侈無限。窮兵極武。百姓空竭。萬民疲弊。”《三國志》蜀書三《後主傳》：“今旍麾首路，其所經至，亦不欲窮兵極武。”“黷”與“極”對文，義當相同。另外，前文已提到“窮”字亦訓極，故“窮”與“嬻”、“黷”可通。

**二、結語**

《蒼頡篇》“是將字義相近、相類（少數亦相反）或相互聯繫的字詞組合在一起”，“意在強調相互組合在一句中的各個字詞的含義之內在聯繫”的“羅列式”句式。[[31]](#endnote-31)窘、窮、三字一句，均與“極”義相關或有一定的聯繫，符合這一句式慣例。同時，通過窘、窮、三字字義上的聯繫，我們也基本可以確定窮下一字應从賣聲，且或可讀為“嬻”。

北大藏漢簡《蒼頡篇》“在不同時段行用的此書的不同文本正反應了當時通行的標準字形。”[[32]](#endnote-32)《蒼頡篇》作為秦漢兩代都在使用的字書，它在體現文本用字具有時代差異性的同時，也體現著文字發展的穩定性和連續性。另外，從上文筆者已經提到的窮字寫法上的發展變化方面來看，或許我們可以從中管窺秦朝“書同文”政策的實際影響，以及“漢承秦製”在文字方面的表現，而在漢代出土文献中窮字从穴或从宀併現的寫法中，或許我們也可以看到楚國文字的活力在一個新的時代的延續。

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對於出土文獻中某字的破讀，應綜合排比同時期的多種材料，盡量避免個人臆測。

附錄：

北大簡整理者將“耎”上殘字隸作从“日”，細審之或不確，此字疑當从羽或从骨，但當下相關資料欠缺，尚不足證，茲錄于此，以待日後資料完備時再作進一步的考證。

1.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：《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[壹]》，第67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09月。另，本文對古文字不作嚴格隸定，非必要時一律用通行文字代替。 [↑](#endnote-ref-1)
2. 張存良：《<蒼頡篇>研讀獻芹（八）——北大簡<蒼頡篇>釋文商兌（六）》，簡帛網，2015年12月24日。 [↑](#endnote-ref-2)
3. 秦樺林：《北大藏西漢簡<蒼頡篇>札記（二）》，簡帛網，2015年11月15日。 [↑](#endnote-ref-3)
4. 秦樺林：《北大藏西漢簡<蒼頡篇>札記（四）》，簡帛網，2015年11月23日。 [↑](#endnote-ref-4)
5. 許文献：《北大漢簡<蒼頡篇>殘字考——談簡17之“汥”字殘形》，第537——547頁，《古文字研究》2018年00期。 [↑](#endnote-ref-5)
6.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：《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[貳]》，第162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09月。 [↑](#endnote-ref-6)
7. 陳偉主編：《秦簡牘合集[壹]》，第307頁，武漢大學出版社，2014年12月。 [↑](#endnote-ref-7)
8. 陳偉主編：《秦簡牘合集[貳]》，第29頁，武漢大學出版社，2014年12月。 [↑](#endnote-ref-8)
9. 朱漢民，陳松長主編：《岳麓書院藏秦簡[叁]》，第242頁，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年06月。 [↑](#endnote-ref-9)
10. 裘錫圭主編，湖南省博物館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纂：《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[陸]》，第149頁，中華書局2014年06月。 [↑](#endnote-ref-10)
11.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主編：《銀雀山漢墓竹簡[贰]》，第153頁，文物出版社2010年01月。 [↑](#endnote-ref-11)
12. 朱鳳瀚：《北大藏漢簡<蒼頡篇>的新啟示》，《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[壹]》，第170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09月。 [↑](#endnote-ref-12)
13. 參看《經法》說明，裘錫圭主編，湖南省博物館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纂：《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[肆]》，第125頁，中華書局2014年06月。 [↑](#endnote-ref-13)
14. 參看《周易經傳》說明，裘錫圭主編，湖南省博物館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纂：《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[叁]》，第3——4頁，中華書局2014年06月。 [↑](#endnote-ref-14)
15. 參看朱鳳瀚：《北大藏漢簡<蒼頡篇>的新啟示》，《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[壹]》，第176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09月。 [↑](#endnote-ref-15)
16. 曹錦炎先生對此句給出了一些指導意見，他指出：“實則‘竆（窮）’从‘吕’非‘邑’，而當爲‘雝’字古文，如‘宮’之所从。楚簡中‘窮’也有从‘邑’旁者，如包山楚简132。从‘邑’旁之‘窮’，或爲‘窮’字異體，或‘邑’旁爲‘吕（雝）’之訛變。” [↑](#endnote-ref-16)
17. 《說文》中也有字寫作“宭”，但與我們文中的“宭”字意義不合，應該是同形字。 [↑](#endnote-ref-17)
18. 陳偉主編：《秦簡牘合集[叁]》，第34頁，武漢大學出版社，2014年12月。 [↑](#endnote-ref-18)
19. 裘錫圭主編，湖南省博物館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纂：《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[肆]》，第14頁，中華書局2014年06月。 [↑](#endnote-ref-19)
20. 參看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主編：《馬王堆漢墓帛書[壹]》，第3頁，文物出版社。 [↑](#endnote-ref-20)
21. 郭永秉：《古文字與古文獻論集》，第239——240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1年06月。 [↑](#endnote-ref-21)
22. 高明：《帛書老子校註》，第41——42頁，中華書局，1996年。 [↑](#endnote-ref-22)
23. 《史記·列傳》之《遊俠列傳》。 [↑](#endnote-ref-23)
24. 《吳越春秋·勾踐陰謀外傳》之《勾踐十三年》。 [↑](#endnote-ref-24)
25. 《漢書·傳》之《趙尹韓張兩王傳》。 [↑](#endnote-ref-25)
26. 《後漢書·列傳》之《隗嚣公孙述列传》。 [↑](#endnote-ref-26)
27. 何琳儀：《戰國古文字典——戰國文字聲系》，第498頁，中華書局，1998年09月。另外可參看劉釗：

    《古文字構形學》，第272——274頁，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06年01月。 [↑](#endnote-ref-27)
28.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：《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[壹]》，第137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09月。 [↑](#endnote-ref-28)
29. 王寧：《北大漢簡<蒼頡篇>讀札（下）》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，2016年03月07日。 [↑](#endnote-ref-29)
30. 李天虹認為“郄”為“卻”字之訛。參看《秦文字編》“郤”字下編者註，見於王輝主編，楊宗兵，彭文，蔣文孝編著：《秦文字編》，第1012——1013頁，中華書局，2015年04月。 [↑](#endnote-ref-30)
31. 朱鳳瀚：《北大藏漢簡<蒼頡篇>的新啟示》，《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[壹]》，第174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09月。 [↑](#endnote-ref-31)
32. 《蒼頡篇·釋文·注釋》說明，《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[壹]》，第68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09月。 [↑](#endnote-ref-32)